

蜀書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
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
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
旋不避艱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
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
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

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

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

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一本無殺羽不白

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

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爲曹公知羽不畱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公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舩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欲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爲國

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臣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

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

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

之以爲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艍艫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

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卽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卽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

三國志 卷之六 蜀書六
五
侯禮葬其屍骸

追諡羽曰壯繆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畱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

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持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

三國志 蜀書 卷六
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德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子尉後失官因畱隴西與羌錯居家

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鞏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

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紀綱一本作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爲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

三國志 卷六
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旣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致大敗軍以本

作軍以大敗
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

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

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

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陳陳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畱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

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稽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

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

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畱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

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殽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

兼董萬里求民之莫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
罰以篤漢祚以對於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
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
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
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
女配安平王理

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畱依張魯
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
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

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
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
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
陷陣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
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
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
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
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

三國志 蜀書六
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氏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

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

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畱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

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去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愼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

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

三國志 蜀書六
三
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卻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

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

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弃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旣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旣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

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陳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辛巳十一月十七日依宋本校讀

注未記於清華軒

關張馬

蜀書六黃趙傳第六

蜀書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

三國志

蜀書七

一

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
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
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
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
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
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
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旣而歎曰德公誠
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
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
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
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
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
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
陸勣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
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

豈一人之重哉邵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綜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晔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齒牙樹頰眩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孩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

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畱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

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
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
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
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一本下與吾爲水
有指字與吾爲水
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
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

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
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爲人利耳備遂行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
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
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一本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仗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

三國志 蜀書六
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陳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書六黃趙傳第六

蜀書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三國志三十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冰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

三國志

蜀書七龐統

一

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
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
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
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
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
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
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旣而歎曰德公誠
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
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
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
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
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
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
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
陸勣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
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

三國志 卷之七
豈一人之重哉邵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綜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齒牙樹頰脰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咳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

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畱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

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
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
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
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一本下有指字與吾爲水
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
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

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
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爲人利耳備遂行

亮畱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
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
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一本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

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仗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

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旣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

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

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尙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

三國志 蜀書 七
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畱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立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

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建安初天下飢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旣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命正銜命正旣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

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

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損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

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贖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陳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爲

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入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

三國志卷之九十一 蜀書 九
雖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
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
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
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
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
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
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爲可圖變化
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

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
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
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
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
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
識則殆爲鬻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

若乃浮虛是崇儉薄斯榮則秉直仗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爲超越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弃於世矣

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

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

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爲蜀與漢中其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

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尙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尙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書七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廉孫簡伊秦傳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
 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
 得齒敍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
 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
 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
 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

東郡張邈爲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恚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此恚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佗合規靖懼誅奔佗

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佗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

瞻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

三國志 卷之八
貂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
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
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
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
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
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
茹草飢殍薦臻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
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
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
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起州府傾覆道

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
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
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
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

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
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
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
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
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
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
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
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
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
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
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
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
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
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

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

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
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
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
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
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
矣昔營邱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

漢書作出都肆

郎羽林道上稱

警蹕

漢書無警蹕字蹕作趨

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
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

三國志 卷之八
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
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
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
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
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
由榮辱之機弃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
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
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
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
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

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
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
具足下當以爲指南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秀才學稱聲問
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
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
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
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
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
義不可以爲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國志 卷之八 蜀書 第五
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
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
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
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敍致殷勤許靖號爲臧
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
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
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
祠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
卒于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
王懿爲山陽王散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
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
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
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勛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
游景耀中爲尙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

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
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
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
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
比一日之別於歲月況悠悠厯累紀之年者哉自
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
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
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
有遠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
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旣在益州執
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
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
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
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
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
敘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
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
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

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

總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

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
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
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
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
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
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
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
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
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
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

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
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
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
恩敝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眾心子導蜀意誠此
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
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
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厯觀夷俗可謂
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
願中土爲主擇居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
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

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

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旣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

三國志 蜀書 卷八 簡雍
散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
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
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
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
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
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
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尙書

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
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
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
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
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
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

三國志 蜀書 十一
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
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
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
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
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
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
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

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
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
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
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
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
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
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
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眾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立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日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

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

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
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
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
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
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
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
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
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
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
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

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弃朝
事

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業一本作善可稱宓謂之賢
者淺學所未達也

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
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
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
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
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况賢於己者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

簿手版也

三國志 卷之八 蜀書 其
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章一本作草民請爲明
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
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
神以建福上爲天井 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
之精上爲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盼蠻而興
作

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
郡是也

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已上山

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曾折而
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
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見世帝紀

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
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
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
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爲斜
谷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
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
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
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
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
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
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
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
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
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于東而沒於西答
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
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
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紀錄其言於春秋然否
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

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
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
人也

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
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
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
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鞞江原長
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
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
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
攜乞畱和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
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

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
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
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
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
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
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
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尙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
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

容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
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
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
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
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
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
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
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
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
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
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
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
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
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

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 臣松之案

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志
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
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
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
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
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
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
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
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

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
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尙書後代法正
爲尙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
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
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卽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
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
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尙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立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畱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
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
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
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
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諤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
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
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諤
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諤爲參
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諤送之數十里亮
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諤對曰南中恃
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
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
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交不可
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
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
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
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眾拔諤統大眾在

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歿鯀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

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謾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
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
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
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
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
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
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
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克下使奉聘敘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
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
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
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
吳并涼冀兖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
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任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克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尙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尙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

三國志 卷之九
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
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
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
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
會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
顧視不能卽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
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

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
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
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
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
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
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
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
審的也

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
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尙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

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闡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

父故邪夏侯立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
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
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父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
王路隔塞遂不得還父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
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父及
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父遷新都縣
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父
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

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
相重冒姦巧非一父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
書令眾事無留門無停賓父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
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
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
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格一本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
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

素守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
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
薛之流亞矣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
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
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
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
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畱屯江陵
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
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

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
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
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
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
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
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
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

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
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
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
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
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
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
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
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
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
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

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
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
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
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

一本作雄

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

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
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尙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
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
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

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
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况
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
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
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
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
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
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

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尙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
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
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
耳今足下在遠尙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
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
子曰霄也佞對曰霄也佞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
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
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
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畱之
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
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
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
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
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

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
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
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
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
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
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
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
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
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

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卽以兄故號加
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
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
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
至京師詔轉拜儀樓船將軍在禮請中

封旣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
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
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
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爲

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叢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尙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惓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

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叢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眾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叢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叢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叢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叢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叢坐叢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畱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叢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叢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叢爲治中從事叢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囁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兼爲江陽太守兼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楊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
者皮毛枯瘁之形也 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
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爲

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
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
兼辭於是收兼付有司兼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
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
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
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
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
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
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

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兼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兼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

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

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
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
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
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
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
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邵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

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
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
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
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
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
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
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
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

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
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
僞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
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
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
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
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
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
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三苗亂

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
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
偏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
徙所妻子還蜀

李巖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
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巖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巖裨
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巖
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巖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巖裨
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

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城縣嚴馳往起救賊皆破歪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畱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畱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

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

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畱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尙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

三國志
卷之十
姦狹

一本情志

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
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
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
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
亭侯臣袁繼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
壹督前部右將軍立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
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
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

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
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
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
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
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
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
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
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
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

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願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願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矢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畱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搃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

蜀書十一
五
搃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玳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

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略曰夏侯楸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楸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

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
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
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
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
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
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刃下用

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
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
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
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
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畱部分令禕手書
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
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
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

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畱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

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

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尙書
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尙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
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亮數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
爲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
意在蔣琬琬遂爲尙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
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尙書琬爲尙書
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
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
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

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萊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蜀書十一

三國志四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九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畱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

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畱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不可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雋太守 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

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畱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

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卽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

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

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强偏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邽亦作邽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畱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

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

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

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

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尙書

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

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孫盛曰昔公孫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始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

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赧赧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

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

死其談喟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喟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喟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畱與

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

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瞻衰宗行義甚至

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翬音忙角

反見字林曰歷三郡守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翬思貌也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

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

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主

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

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

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

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

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

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

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

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

眾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
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冀
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
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
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畱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

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
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
洪曰公畱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
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
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
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

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
嚴功曹嚴未至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
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
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君
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
傳之以爲笑 祇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
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
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

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
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
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遊戲放縱不勤所職嘗
奄往錄獄眾人咸爲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
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
所疑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
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
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眾咸畏祇之發摘
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
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

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祇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

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

三國志 蜀書十一
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
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丞昌從事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
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
更始尙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
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
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
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

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
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闡惑矣其黜降
也宜哉 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論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
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凌遲况庸后乎哉